

聯合文學

漂木

洛夫長詩

聯合文叢
235

漂木

● 洛夫／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漂木／洛夫著，--
初版，--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1〔民90〕
面：公分，--（聯合文叢：235）

ISBN 957-522-342-X（平裝）

851.486

90011327

聯合文叢 235

漂木

作者／洛夫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執行副總編輯／鄭栗兒

叢書副總編輯／王文娟

執行編輯／郭慧玲

編輯／蔡佩錦

美術副總編輯／周玉卿

美術編輯／張薰方

校對／馬文穎 洛夫 張清志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1年8月 初版

2004年12月10日 初版二刷

定價／280元

copyright © 2001 by Lo-Fu,Mo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序

在空境的蒼穹眺望永恆的向度

簡政珍

006

第一章

漂木 021

第二章

鮭，垂死的逼視 065

附錄

偉大的流浪者 106

第三章

浮瓶中的書札 109

瓶中書札之一：致母親 110

瓶中書札之二：致詩人 128

瓶中書札之三：致時間 162

瓶中書札之四：致諸神 186

第四章

向廢墟致敬 209

附錄

《漂木》創作記事 248

飆升在新高度上的輝煌 龍彼德 272

漂泊的，天涯美學 蔡素芬／採訪 282

洛夫詩集繫年 290

漂木

● 洛夫／著



贈

吾妻
琮芳

目次

序

在空境的蒼穹眺望永恆的向度

簡政珍

006

第一章

漂木 021

第二章

鮭，垂死的逼視 065

附錄

偉大的流浪者 106

第三章

浮瓶中的書札 109

瓶中書札之一：致母親 110

瓶中書札之二：致詩人 128

瓶中書札之三：致時間 162

瓶中書札之四：致諸神 186

第四章

向廢墟致敬 209

附錄

《漂木》創作記事 248

飆升在新高度上的輝煌 龍彼德 272

漂泊的，天涯美學 蔡素芬／採訪 282

洛夫詩集繫年 290

序

在空境的蒼穹眺望永恆的向度

——論洛夫的長詩《漂木》

簡政珍

洛夫在詩作上，總不時給詩壇帶來驚喜。步入二十一世紀，他完成了一首約三千行的詩！當然，詩的成就，不能以量計。若是純粹以詩行的量來計算，三〇年代的朱湘及當代大陸某些詩人也有類似的作品。但朱湘這些人的長詩，大都以詩來說故事，而缺乏詩的意象性所顯現的詩質。西方古希臘的時代，荷馬的史詩，即是故事的敘述超越意象和抒情。二十世紀艾略特早期的詩，詩質濃密。但晚期的《四重奏》已流於抽象理念的傳輪。洛夫的可貴在於在這麼長的詩裡，詩行的流轉，仍然保持意象思維，而非抽象論述。

詩和哲學交相辯證，來探討錯綜複雜的人生。沒有哲學的深度，詩容易流於皮相膚淺。但要表現深度，文字又時常受到抽象論述的誘惑，而墜入詩行自我構築的陷阱。詩人要在這麼長的詩裡，純以意象來觀照世界，需要非凡的想像力。以這樣

的標準來要求一個七十幾歲的詩人，簡直不可思議。洛夫這首長詩，無疑推翻了那些認為步入高齡即無法寫作的論斷。其實，長詩的寫作是檢驗詩人成就的指標。洛夫這首詩是想像力的典範。觀之當代寫詩的情境，時下流行短詩創作，若是和這一首詩相對照，很多詩人終其一生的作品，仍然還在造句的階段。很多詩人大都只有詩句，難得有詩篇，更何況是意象繽紛的詩篇。

I

以詩的縱貫書寫觀察，這首詩分為四章，其中第三章〈浮瓶中的書札〉又分為四部分。整體說來，第一章的〈漂木〉，第四章的〈向廢墟致敬〉及第三章的「致詩人」及「致時間」最能展現雄渾而帶有諧趣的意象，也最能刻畫深邃引詭的人生。

第一章〈漂木〉是一塊木頭的「一種／形而上的漂泊」，它歷經時空，更重要的是，它從此岸到彼岸，穿透深入兩岸的現實。洛夫雖然觸及當代時空的詩作比他同一輩的詩人要多一些，但和他自己的詩比較，這類詩的比例不算高。但在這一章裡，洛夫對現實的敏感，透過意象思維，造就了一些撼人的意象，如：「颱風。頑

固的癬瘡／選舉。牆上沾滿了帶菌的口水／國會的拳頭。烏鴉從瞌睡中驚起／兩國論。淡水的落日」。有時意象讓讀者啼笑皆非：「綠燈戶送客。最短期的政黨輪替」。時空的距離，卻使身在加拿大的洛夫觸摸到已遍體鱗傷的台灣。本章有關現實的意象，有歷歷在目的臨即感。

第二章〈鮭魚，垂死的逼視〉的文字帶有較強的敘述性，描寫加拿大鮭魚回流產卵的歷程。和第一章比較，意象的譜成，節奏比較和緩。當然有時以鮭魚的眼光，反諷人世，觀點的跳躍，引人深思。如：「我們從不追問／裝在骨灰甕裡粉狀的東西／是變質的碳水化合物／或是涅槃」。

第三章〈浮瓶中的書札〉分四部分：「之一：致母親」，「之二：致詩人」，「之三：致時間」，「之四：致諸神」。「致母親」以懷念在大陸已過世的母親為主。母親已死，詩不免以意象思考生死和所謂的永生。

「致詩人」反諷了一些詩人，甚至自我解嘲。詩人這時以另一個自我，質疑詩人的存有。其中「以詩論詩」討論了西方幾個詩人，如里爾克、梵樂希、馬拉美等。詩行也諷刺了當代流行的一些詩潮，有些詩人無時無刻不在追隨新的主義。

自古以來，詩人最常對話的對象，就是時間。「致時間」這一節順理成章地成為本詩的力作。在玄學及哲學的基礎上，意象有力地遊走於時間與歷史。詩的結尾

試圖以各種手段或是方法來阻止時間的行進。但時間「躲進我的骨頭裡繼續滴答、滴答」。

「致諸神」以質疑「神在哪裡」及「神無所不在」兩種思維的糾結，來推展敘述。當然，所有的敘述仍然是意象思維。

最後一章以《金剛經》的引文作前言，展開存在的意象論述。題目「向廢墟致敬」已暗指這是「實」與「空」的辯證，而「空」正是本詩結構上終極標的。「空」落實於「實」。人經常是面對「空」的威嚇時，才開始體會到「實空」交相滲透的本質。

從第一章的漂泊到最後一章面對「空」的思維，整首詩綿延成一個虛實相濟的結構。

II

漂泊的意象

以詩的橫切面進一步看待，這首詩有幾個特色值得注意。

首先，以「漂木」為名，漂流、流蕩、放逐、離鄉背井當然是最明顯的題旨。

洛夫本人移民加拿大，就是「漂木」的另一個身世。放逐者總是夾雜了悲喜的雙重回音。遠離故土騰出空間的距離，使觀照富於冷靜的智慧。但空間的距離也使表象抽離的情感更加暗潮洶湧。詩裡的第一章也以「漂木」為名，充滿了類似的意象。鞋子以及漂木以及被水沖擊的木頭，以及木頭燒成灰而進行形上學之旅，都是漂泊的化身。在形而上的觀照下，意象帶出兩岸迥然不同的風景。有笑聲，也有欲哭無淚的場景。

大陸（故國）的山水，在現代化的旗幟下，成為特異的拼圖：「黃浦江。脂肪過多而日趨色衰／秦淮河的夜色。趕走了麻雀飛來了蒼蠅」。風景變色，而人世呢？「泛白的牛仔褲。吞下三粒威而剛也不管用」。大陸在成長中過渡，在過渡中成長。但成長的悲劇卻使既有的價值煙消雲散。成長引來對過去鄉愁，這對放逐者更是如此。空間性的放逐總和時間性的放逐，相互糾葛。

台灣呢？更是啼笑皆非。「寶島林木蔥鬱／內部藏著日趨膨脹的情慾，和／大量貪婪的沉澱物」。林木蔥鬱，蘊藏生機，但只是醞釀情慾和貪婪。最後整個「寶島」只是沉澱了這些錯誤情緒的排泄物。為什麼會如此？「大地為何一再懷孕卻多怪胎」？這是形上學的問題，答案似有似無。懷孕當然是延伸上述所謂的生機，但這塊島上，總是時常基因突變，生下來總是一個一個怪胎。不僅如此，事實上，這塊

土地已發展出特異的島國文化，一種反淘汰的倫理。越是怪異，越能受到島民的推崇。詩中人對這個現象已無意置評：「詮釋似無必要／空虛有時也是一種充盈」。假如語言的嘲諷，讓被嘲諷的對象痛苦難當。最極致的嘲諷，當是語言的沉默。以虛實相對應，沉默是語言趨於飽滿的狀態，「空虛有時也是一種充盈」。「不予置評」(no comment)是嘲諷者最絕望的嘲諷。對於這樣反淘汰的社會，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弔詭的思辯

詩是詩人對人生的一種詮釋，透過意象，透過詩行起伏的韻律。《漂木》有很多話要說。但那不是純然的哲學的抽象論證。是意象的觀照和思維。但意象本身就是自我反思 (self-reflexive)，在理念的往前的投射下逸走迂迴。因此，這首詩所展現的是一個曲折的辯證。不是說教，是非說教的言說。詩的書寫絕對是有所為的活動，但卻不是目的論直接的投射。

如本詩的第三章第一部有如下的詩行：「蟑螂／億萬年前就已找到了永恆」。以蟑螂和永恆的連結，是以詩想推翻制式的邏輯思考。蟑螂是人類心目中最卑微的生物，但是得到了人所盼望的永恆。人的永恆，只有去除形體，才能在宗教裡找到

救贖。但是所謂蟑螂找到永恆，並非形體不滅，而是億萬年前就已開始步入輪迴。

因此，這個詩行是雙重反諷，一個弔詭的辯證。一方面，相對於人，最低下的生物反而得到永恆。另一方面，對於蟑螂來說，從億萬年前步入輪迴，蟑螂的物種並沒有提升，還是一隻蟑螂。

另外，像這樣的詩行：「詩人便笑了／笑聲滴落在稿紙上溼了一片」。『溼』應該跟眼淚有關，但詩行裡卻是由笑聲引起。表面上，不合常理，但實際上，詩所觸及的一個更深沉的真實。笑會引發眼淚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笑到身體無法控制的狀態，二是笑聲裡所暗藏的悲哀。詩人的笑聲可能是一個人生的悲劇的始末，但只有濫情詩人才在詩裡傾訴眼淚。一個嚴謹面對人生思維的詩人，只有苦澀的笑聲。

苦澀的笑聲

批評家曾經在我的詩裡聽到苦澀的笑聲。在這首《漂木》裡，也充滿了這樣的意象。事實上，在台灣の時空裡，八〇年代以後的人生，假如濫情的人生氾濫著眼淚，一個以文字面對荒謬現實的人，絕不會妄想以眼淚來洗滌這個世界。但是世界的荒謬依舊，流轉的歷史，荒謬依舊。從小我的個人到周遭的情境，無不是一個掉了筋骨的圖像：

正因為無常便有了無奈無助不洗澡換衣的藉口

把歷史，寫成／帝王流血不止的痔瘡

他特別突出某個雄強有力的句子／猶之廣場上／那座雕像作勢欲起的陽具

老人斑邂逅青春痘的錯愕中

從落日酒吧步出便怒氣全消／敵人只剩下一個／明日勢將崩盤的股市

這些詩句使讀者哭笑不得。帝王的痔瘡之血流成歷史，雕像在視覺裡最突出的印象是那「作勢欲起的陽具」。老人斑和青春痘的邂逅，是對時間快速消失的驚呼。如果時間無常，空間無理，人們可以輕易找到不洗澡的藉口。如果一切將隨落日成黑暗，還有什麼能再挑逗怒氣，雖然心裡知道明日的股市仍然繼續沉淪。

對於這樣的世界，我們不需要眼淚。眼淚，是虛假的濫情。眼淚，並不是悲劇真正的體驗。不，我們也可以說，苦澀的笑聲，是嚴肅詩人唯一流下的「乾涸」的眼淚。